

焦氏澹園續集

焦氏澹園續集卷之四目錄

碑記

溧陽伍相國廟碑

寧國府重修廟學記

和州儒學尊經閣記

國朝理學名公祠記

天臺先生書院記

桐川會館記

陵陽會館記

天目書院記

直指雲蛟黃公高郵州生祠記

揚州修復三塘碑記

和州新建橋壩記

式好堂記

五岳園記

棲霞寺修造記

嘉善寺蒼雲崖記

遂有亭記

普德寺新建華嚴樓記

明道書院重修記

陽明先生祠堂記

瑯琊寺悟經臺記

焦氏澹園續集卷之四

碑記

溧陽伍相國廟碑

上御極三十有四年率土依風羣靈稟朔古義士
忠臣孝子貞婦莫不秩於祀典罔時怨恫豐豐乎
嚮幽明咸熙之世矣溫陵徐侯某者來尹溧陽政
通人和乃建文昌閣廣濟橋井井章章百廢俱興
已閱圖經稽掌故知子胥投金瀨江假道牙嶺皆
境內事也而廟貌陵夷久廢不立無以勸忠孝備

法誠復捐奉庀工次第興建而伍相之廟適成邑人呂君昌期輩屬余碑之嗟乎時移事改跡往名留高臺已傾稷下動聞琴之泣壯士一去燕南有擊筑之悲况乎義特百夫孝絕千古厚可敦俗忠以激衰如伍公其人者哉公當姦袞肆兇父兄并命斯時也恨填胸腹哀纏骨髓非不欲奮曹沫之劍堪秦王之胸念義不戴天身先朝露非算也於是隱忍避跡間關擇主吳宮計合楚氛乃翦前茅殺勁俯雲夢而星馳萬弩千艘指方城而席卷揚

兵九天之上決勝千里之外遂能躡彼巢窟躡
為墟鞭其仇讎怨毒盡雪詎不謂奇男子哉夫其
匍匐昭關沈吟瀨渚漁人望風而鼓楫貞女聞饑
而授餐咸感激一言滅口而死此其精誠動乎天
地義氣貫於金石故能一說而動闔廬再舉而傾
鄢郢成功之偉非偶然也所痛者逢一時事一國
而違合異勢成敗相反其合也驅萬乘如轉圜其
違也斥壬人如拔山卒至嬰龍鱗而上迕覩屬饑
而太息第欲僵尸寓諫抉目觀兵不亦悲乎嗟乎

公存而落落者興公歿而炎炎者滅興亡所繫可
謂重已或者忘父讎而不復覩君過而不爭陰拱
以觀坐而自保顧諟公援引非人鞭笞越禮何其
謬哉年祀繇邈精爽超忽侯新其壑茨薦以蘋藻
柱厲不知而殉難廉頗雖死而猶生足使姦雄愧
心忠義吐氣於主上之風教不爲無助列俎斯
存搖筆成詠銘曰

赳赳伍公三世作忠繩厥祖兮雲摩氣英目無堅
敵拳且武兮逢時不辰父禽兄馘家運盥兮歸誠

大都蒙垢忍耻厭荼苦兮有其援之如翼而飛寄
心齋兮師出桓桓蹈淮以西挫強楚兮窮衄興歌
厥勳爛焉衆爭覩兮功遂讒興有言不信退何所
今堅貞不移誓死以報爲代矩兮顧瞻溧陽山廻
水滌公所旅兮靈祠巋然毛牲旣醜奠厥宇兮金
節赤旂來憩來遊紛且舞兮禳祈祭雩尚驅姦兇
福下土兮神之聽之我刻樂石播終古兮

寧國府重修廟學記

寧國畿南一大都會也計部郎金侯以萬曆丁未

來守是邦政先風教要束寬簡民吏意得闔郡晏
然凡患除利興各以序爲念士習之重循行學宮
頒示條章以時肄習而錄其行之優者加激賞焉
廉籩豆廢缺琴瑟不修靡不繕理復其故常踰年
遂舉廟學而大新之殿寢崇邃門廡靖深而啓聖
名宦鄉賢諸祠悉成至講業之堂棲士之舍庖湏
庫庾煥然畢具射圃在學宮之西拓治寬衍小大
稱事一無所苟積工三百有七日糜金錢五百緡
有奇皆捐幣俸之美而民不知役旣竣歲涓日齋

戒大合其秀民陳牲幣三獻而落之父老聚觀嘆
息以爲未嘗有也於是學博士馬君德灃欲紀歲
月於麗牲之石而屬余爲記余惟宛陵阻陵陽三
溪之勝山川回合習俗甚美而又得賢師帥以成
之學者皆振振雅馴行藝脩好於治心脩身之術
當得其指歸無疑矣顧士微獨不學之患而知性
之難性之不知卽殫力於學譬諸之楚而北轅車
堅馬良而其去也彌遠古聖人之教警策其耳目
清發其靈腑者可謂詳矣苟知所從入則竭蹶而

趨皆性所固然非外鑠也是以其教不肅而成不
煩而治不然歧其名義之美而第以矜激爲功處
其華弗收其實陳義雖高終必去之於道奚當焉
夫接於人而推徙無常者事也出之一而靡源弗
逢者理也得其一則居簡以臨民正容以悟物雖
逆釐三辰折衝萬里可也侯不菲薄多士而以道
德行誼爲之標表異日風俗成人材出彬彬然方
於鄒魯必自此始故余樂爲道之其諸善政當載
郡乘此不著侯名屬河南西華人舉乙未進士倅

國君若揚梁君夢陽司李楊君若子皆樂觀厥成
者法得備書

和州儒學尊經閣記

歷陽自宋安撫使趙善相始建尊經閣於學宮來
尚矣後尋作尋圯國初高皇帝兵興實在其地
頃之四方次第平以俎豆易干戈乃徙學建閣以
文事爲天下先嘉靖間學再徙而閣隨廢歲丙午
廟學悉還其舊殿廡堂廉靡不畢備而閣顧缺如
嶺南謝侯爲政之期年適有水災侯補助興發葺

孳佐民之急使樂其生然後教以相親睦收恤之
義服習戒令蚤避而鮮犯州以靜治於是是以是役
請於巡臺黃公公方以興學作人爲亟俞其議并
以贖鍰來助乃爲閣三楹於明倫堂之後又爲聚
奎樓於學東南隅與閣巋然相待如主賓然木堅
石密崇碩麗壯士執經佔俾始得其所莫不躍然
以喜益起其游歌講習之志工始萬曆丁未十月
明年十有二月而告成黃公行部茲土吏嚴民信
而復得謝侯以成之其本不擾又出之不爲無制

故其意能諭於民不待程督而趨之者敏士樂其羣而頌聲作於是州學正劉君起潛訓導沈君作肅姚君一右易君之文偕弟子員輩相與謀而來請爲記將以載其美於無窮余惟二祖以經術造士頒四子五經古注疏與宋儒傳兼行之復輯諸先儒說爲大全以翼之使其沉酣浸潤自得於身心而推之治意甚美已行之旣久士日事浮浪之文而利祿之意多明經修行之義蔑如矣攷漢初郡國未有學然諸儒以經教於其鄉從之者率

數百人各以名家齊魯燕趙間詩書禮易春秋論語家甚盛縣官時時遣守相勞問致饋爲禮弟子皆世守其師說不敢變迨以經至大官國家有大議必令傳經義以對人主至親問其師爲何人其說云何其重如此卽於聖人之授受未知其何若然是時爲弟子者專而其業固爲經師者嚴而其說行故足術也今有司不憚興作以裨士歲時行視學宮講解經義二三博士又相與勸率之多士能進而張大先王之教以輔世或不然亦能推衍

其說以淑人異日以經術爲國家決大議引師說以對如漢人焉必有傳儒林者紀其盛庶幾不失尊經之意而於上之意可無負矣公名吉士直隸內黃人己丑進士謝侯名嵩廣之番禹人起賢科以治最聞州別有惇史紀之茲不著是舉也謝侯倡議始終厥事而同知許君文燦判官何君台協贊其成吏目高冠董其役咸與勞例得並書

國朝理學名公祠記

學求復性而已矣顏子之學復性之學也顧仰鑽

瞻忽功力莫厝雖賢智者有望洋之嘆焉子貢以
知入曰億會子以行入曰魯久之循序以求通落
其華而收其實一貫之道卒歸之及其成功一也
後世學失其宗高虛者遺下而不知無器之非道
卑陋者儕俗而不知有上之可語蔽也久矣近者
白沙陽明兩先生奮興先聖之絕學晦而復著聞
者豁然如披雲霧而睹青天也自餘諸君子研味
於典墳磨礪於行誼雖悟入不同而斷斷乎志於
復性有不可誣者說者謂我朝以大明建國道

化休明絕非前代之可及豈不信哉符卿祝公石
林少聞學於天臺先生令休寧六年爲南給事中
九年孳孳以士心民瘼爲念所以圖其不及而拊
循之者不啻饑渴之在已也逮考最將解其職銜
德者靡所圖報謀於別駕程君心德爲祠生祀之
公執不可至厲色詞拒之不止乃以語余曰南都
之祠不少矣而理學名卿生於斯若宦且遊於斯
者祀典獨缺無以稱學者高山景行之思因奉定
山莊先生而來十有三人偕同志者俎豆於中禮

成而去比及三載祠部祀瞻葛公考薛公文清陳
公白沙趙公文肅皆嘗歷茲地復增入之昔賢往
矣距今年祀幽深寂寥鬱而未發者始皆大備且
請於秩宗春秋祀勅爲常儀而屬余爲記嘗聞傳
曰有功於民則祀之第以事及人者其功小以善
養人者其功大事及者有盡而善養者無窮留都
士大夫之輻輳有名於時者至不可勝原當時則
榮歿則已焉獨諸公之流風餘韻謳吟而思慕之
至今豈非以善養人之明驗歟夫事有可繼不必

其自己出也祠部公修斯祀而永之彰往覺來令其長存亦可謂有功者已輒并鑿於石爲來者勸

天臺先生書院記

古學校之教修士求志達道未有不爲時用者其在於鄉也高者尊爲父師少師而下亦不失爲更老日羣其子弟督教之迨歿則相與追思其功德祀之瞽宗推而目之曰先聖先師夔伯夷周公孔子顏子皆其人也近世理學莫盛於宋迨天聖明道間學猶未立而四書院之名獨聞於天下是時

周之鹿洞陸之徐巖朱之隱屏各以道德師於鄉
爲之徒者率振振雅馴行藝修好世徒知賴其用
而漸摩成就之功豈一日積哉天臺先生崛起楚
之黃安推明孔顏周陸之學與鄉人肄習之從游
者履恒滿戶外已宦轍所至又自其鄉達諸四方
今去之數十年而其教如存先生所風動抑已遠
矣當其校士新安拔胡侯於髫鬣中而授之學至
是綰印綬來爲邑令乃盡推先生之言厝諸政事
要束精明寬簡中度闔部晏然民吏意得以其間

造先生之廬與其子弟講求未墜之緒而闡釋之
嘆曰古鄉先生沒必有祭吾師顧其可後爰卜地
邑東偏構堂三楹奉先生像設而同志之友及門
之徒皆耐食於旁講堂三楹翼以二室待來遊者
棲焉書舍二十楹羣多士於中誦詩讀書循循如
也琅琅如也惟謹墻之東西復爲孝子節婦二祠
周而覽之齋祭有所肄習有次庖湍燕休各有寧
宇又出其餘買田數十畝會其入以具祀事旣成
書來俾余志之嗟乎先生特起千載之後明先聖

之道以寤後之學者其於求仁之要脩身之矩本
未粲然如指諸掌藉令遐陬獨學之士精思而實
踐之可以學聖人而無難况黃人息游於斯者皆
門人之子孫昆弟也彷彿於聲容而得其意之所
存能無憬然思奮者乎自是其賢者超然自信而
獨立卽中材亦勉焉循其矩矱而寡過不惟先生
之精神丰采久而彌新矣之傳於是邑亦將無窮
矣矣名尚質字某微之婺源人蒞茲五載治最當
遷矣而能加意於吏責所不及亦先生得士之驗

也是爲記

桐川會館記

古造士必於黌校孔子顧聚徒杏壇論道淑人以
輔王教所不及此後世精舍所繇始也漢興郡國
有夫子廟而無學且不置博士弟子員然諸儒各
以經教授於鄉從者至千百餘人齊魯燕趙間經
術名家者鬱起宋至元祐學猶未興而四書院者
獨先有聞蓋以法爲師弟子或強之有不欲而出
於樂學之心則久而不廢亦其理也哉桐川之學

倡於何公省齋耿恭簡張甌山兩公於此益倡明
之方本庵先生爲兩公門人經明行修不以漢儒
所詣自安而毅然以倡道作人爲任當是時士之
保殘守陋者雖其退舍而往往以清虛自命先生
慮其高簡茫昧或爲浮誕者之所托是以檢束於
身心者精而教誡於朋儕者密甚矣先生之似吾
恭簡公也方士響臻先生念樂羣無所乃築室桐
川待共學者居焉館負城臨流據一方之勝中崇
實堂三楹堂之前榮奉夫子像於中有先正堂有

盡心齋有左右室有更衣所有養正所凡爲祀往
哲羣來學者靡不備具樹以桐栢羣花翠篠叢雜
錯出川上植桺數百株名曰桺壇月會者二歲大
會者一鄉薦紳孝廉文學父老子弟以及鄰郡邑
之賢豪皆以時至自是東之樅川西之隄岡精舍
相望而一以桐川爲宗興起者益彬彬矣先生間
屬余爲記余謂仲尼之學載於學庸論語易大傳
下學上達之矩矱在焉學者潛心於是仰進之語
上何難而不能者亦足以寡過倘道之未明而擺

落古人之形跡適以爲臯而已先生坊學之未放而冀以閑先聖之道其意甚盛惟學者勉之循其言以共躡乎從心不踰矩之域是地也雖追蹤杏壇可也而四書院者勿論已余有言無出所講聞之外而先生鄉之先進輩望尊而學術美亦無待余言聊書館所緣作而并系之歲月如此

陵陽會館記

陵陽會館爲會諸同志而作也石埭故無會館有之自畢君一衡始一衡倡學己丑庚寅間一時從

遊者至屢滿戶外擬築別館以居之未就而歿弟
一素毅然曰是在我乃出橐裝合友人醵金建講
堂三楹明經堂三楹左右兩楹翼焉念 國朝理
學開於陽明先生而心齋近溪復所三公推明闡
繹日以浸盛學者得以豁其蓬心遊於大通者其
力也乃復爲堂三楹祀四先生而以一衡及同志
之賢者祔於旁門廡三楹前臨舒溪構一亭其上
俟風雪濯纓者休焉旣成邵君汝行蘇君堅不遠
數百里徵余言爲記余惟孔氏言學莫備於中庸

而莫要於未發之中之一言易之密書之微靡非此理直所從言之異耳二程子得周子主靜無欲之說學乃大明遂以體認未發爲相傳之指訣自堯平而上未有易也南宋以來浸失其真眩於事物而莫知統紀迷其本心而無所歸宿亦已久矣陽明先生始以良知爲教夫不慮而知非寂然之性體乎但情易溷而性難明於其寂然者未知其爲性而於此安身立命也忽在我常然之體遂俄頃應物之跡習動爲終身之蔽而主靜無一日之

功遽欲窺大道之門難以冀矣古之求道有刻苦
堅厲不爐不枕者有危坐一室精思不息者有靜
默澄心驗其氣象者以彼形廢心死神觀氣聽一
日懸解如靜中雷霆冥外朗日豈滯痼於語言茫
昧於影響者所能及哉夫恣情欲任意見均非知
也靜以體之則所得者深而其見定無欲以培之
則害者不入而其養醇所以善致知也余懼論者
沿洄於末流而忘其源爰述孔思周程之緒言以
爲鞭影助雖然世必有以余爲支離者矣

天目書院記

於潛杭屬邑也而在天目山西麓舟車不至土樸而民淳余友陳侯令於斯一以簡靜爲治鉤距惠文之事悉薄不爲有小過者率誨諭遣去所至輒召問父老所疾苦及所欲而不得者爲罷行之久之獄訟稀簡庭以無事侯乃集諸生語以所自得之學無不欣然有當於懷也自是考德質疑者日相屬侯乃相舊學之址建精舍爲諸士講習之地而中丞高公學使陳公無不聞而獎成之於是爲

門三楹講堂三楹又進則奉啓聖祠如學舊祠之
後則文昌閣巋然在焉閣左作先賢祠三楹祀陽
明先生於中而配以心齋龍溪天臺近溪四先生
右作景德祠祀學博士鹽官錢公而虛其左方以
俟來者以至會膳有堂庋書有室宿廬庖湏以固
以密當是時藏修息游舉稱其度弦誦相聞衿佩
畢集而上復念其無以久也爲給田若干畝爲享
祀饋饍之需而且望後人之益拓之也則屬諸生
謝有威走數百里謁余爲記余謂學非他以還其

良心之謂也後世論說非不工名譽非不盛而心
之柄失則偏黨誖淫以市於世至盡喪其常而不
顧究且臧否溷殺黑白易處卒貽禍於國家非特
不可爲學而已夫我言之而人不以爲安我行之
而人不以爲信此必有拂於人心者矣微獨人之
不安且信也卽夜氣未亡亦自有不安且信者良
心固在也誠自信其心不以害惕利疚爲秋豪顧
慮虛圓不測之神以宰制萬有可也而非篤於道
者孰能之君子所以貴夫學也潛士寡營而易足

鮮紛華之悅又得賢師帥宮於間遠清曠之地爲
之去疑解蔽以躡於高明庶幾有其恒心以當國
家異日之用稱斯邑者亦必曰上有愛人之政而
下有易使之俗自今日始豈不盛哉侯名桂林字
孟芳以學行名金陵與余同游天臺先生之門淵
源蓋有自云

直指雲蛟黃公高郵州生祠記

今制御史按南輔者三而江以北居一焉淮陽南
北咽喉漕儲之一大關鍵也而 祖陵與河防相

安危復設巡漕御史一兩淮鹽筴甲於各省居積
輻輳商旅櫛比以居復設巡鹽御史一鳳陽為

高皇根本重地至今為湯沐邑地曠而民貧徐邳
北跨中原當水陸孔道迫郵繻傳符之累惟廬為
稍平耳而冶山巢湖姦豪出沒觀風於茲者厥任
重矣侍御黃公奉 璽書來攬轡自惟曰古稱觀
風者獨歷覽風土已哉易曰觀我生觀民也在所
以為觀者可風耳甫至會御史員缺不足給使事
公攝漕鹽兩臺復以學使者不至割江北諸學隸

公人謂公一人而肩數事又皆其鉅者乃視事以
來案牘山積公手不停披一閱立掃至性孤潔不
緇一塵一切肺石之美在邑則用之邑在郡則用
之郡凡興衰補弊賑窮葺廢輒傾貲以應無靳也
每行部擇地之曠而號者集父老子弟問風俗利
病守令廉貪狀若何吏民良窳若何其負隱操獨
行者獎藉備至得胥魁若土豪寘之通衢榜笞之
見者無不神竦心服而良民獲高枕以食矣公故
仁人長者而賞罰信必以至漕無後時而鱈鮮匿

賦以此行學朝諸生考較經術親爲誦說以時程其稅而等差之一時江淮濠濮之間靡不感奮自修者其按高郵也見學宮頽廢出帑金若干爲徙泮池櫺星門內爲石橋一旌賢坊一規制宏麗費以不訾未嘗煩有司若民間也學故水四面環之與漕河通氣脉融液科第接踵隆慶初豪族以河四通無以逗客艘而牟其利遂絕其一不使南漕人文寥寥不振蓋四十年所矣每郡士大夫請於當事輒阻道傍之議公喟然歎曰水猶脉也詎有

扼其脉而令氣和神王者哉爲通其壅闕時其畜
洩學宮水乃還其故云復以學之異隅法不當虛
爲樹浮屠其處璀璨巍峩風氣洄注未踰歲有以
甲第起家者公之爲德茲郡詎易量哉郡人士德
公而無以報卜學之東偏爲祠生祀公旣成孝廉
李自華以其鄉士大夫父老之意來問記余曰是
未可以辱我公而久之公且遷爲少京兆矣士民
相率請於州大夫曰吾儕卽一息而靡非公賜乃
能竟忘公於是韋侯孚獻以前諾請余謂黃霸勸

善防奸吏民興於行誼朱邑廉潔守節篤故舊而不可交以私召翁卿開通溝瀆起水門堤闕民愛而父之文翁好教化蜀地學者比肩齊魯學宮祠之不絕王景參紀數術禁忌堪輿境內豐給王渙討擊姦猾民鮮侵枉每食輒弦歌而薦之以彼良二千石也而皆施澤於人久其得民宜也公銜使命先後三載任侍御之所難者四而兼漢人所謂賢者六士民交思而不忘卽仲卿之桐鄉不啻矣仲卿自謂異日子孫奉嘗我不如桐鄉民今士民

業及公生祀之久而益思新之公卽領大農稱賢
九卿安能不有意吾鄉如仲卿也公名吉士字叔
相別號雲蛟與余同舉己丑進士大名之內黃縣
人

揚州修復三塘碑記

維揚當南北舟航之湊歲漕粟以四百萬計而商
賈藉餘瀝通鹽艘取贏不貲顧漕繇揚子津入淮
而鹽又自高泰抵揚方冬水涸舟膠漕病而商亦
困國初在所設爲水櫃雨水狼積滯以待乏旱乾

則轉轉灌輸於河若揚之三塘是也雷塘上塘在
城西北廣六里下塘廣七里上塘東北曰小新塘
廣二里炎漢間謂之雷陂其來久矣王端毅恕郭
郎中昇成化中造石閘水碓其設甚備嗣後督視
不時姦民乘之決塘爲田久不能正頃郡守吳公
秀郭公光復銳意興復侵者以輸稅爲解當事又
或左右之隨以報罷歲戊申侍御康公以齟使至
貞紀維風百廢咸舉一日得三塘興壞之繇嘆曰
柰何以秋毫之稅而隳大計况茲塘頽隄斷洩肇

自昔人卽舊以謀顧其可後謂別駕毛君九苞能以贖鍰六白金俾治其事毛君擇民之有知計人信服者使督役而自主之於是買石僦工因其故開索石爲兩涯中置木槌視水之高下而閉縱之外內之水禁障宣通皆得其節而又有虞風水相激爲隄害者君又於下岸置椿若版若干實土以護之如高寶湖故事役將竣侍御下令繕公館增窩鋪令塘長閘夫居焉給廩稍司啟閉廉盜決者而寘之法某年某月肇工某年某月卒事用人之

力幾千幾百幾十工績成而人不擾自是漕艘鹽
艦咸以不病而往來之人謳吟載道矣邦人謂侍
御之有功此方甚巨而且冀後人之毋廢之也介
毛君謁余爲記余考本朝漕渠無藉於河僅僅淮
泗汶洸沂衛諸泉而足者以水櫃爲之備也嘉靖
初總河王襄敏公累奪水櫃之侵於民者還之官
自後不復有知其事者而惟河是力故費多而愈
以不治蓋出於吏之因循而墮其職以至此卽揚
之三塘以數百年危於廢者屢矣得侍御而修復

之若易易然藉令移之齊魯燕趙間何憂漕哉以此知人存政舉其繫於國者非細故爲之書俾來者毋替前功而且推其意爲漕渠查焉康公名丕揚字士遇山東陵縣人壬辰進士毛君江西安仁縣人起賢科以才爲公所任使是役其勞爲尤著云

和州新建橋壩記

和爲畿輔近地中外要重之臣與夫郡國守相使客傳遽之往來踵相屬也東門之外舊有石閘一

座眠水之盈縮爲啓閉閘圮不知何時獨其趾在耳或者據形家言以謂水流而無以圍之則氣洩而不收微獨爲行者病也會三守何公至聞父老以爲言曰吾以治農爲責是其可辭乃集州人訊之皆曰州之東關與南之新河皆州水口地擬建石橋一壩一便請於州刺史謝公報如其請於是鳩工庀材以繕其事始於萬曆癸巳十二月迨丙申九月而訖功橋崇二丈有三尺趾之廣加什五焉下爲隄門計丈有八尺以醜河流而隄其兩垂

度輓者壩以丈計者二十闊得四之一上爲觀音
庵以填之所費銀以兩計三百有奇以傭計五千
四百有奇貲取諸各廳之贖緩而不費民間之一
錢力取諸傭食之間民而不勞公徭之一卒可謂
易矣父老德公也深於是推其秀民馬成六萬可
賢楊鳳翔戴潔者求余言爲記且曰公居恒見謂
材敏一意節愛民樂其業田里無事用能以暇日
致力於茲願有紀以諭來者余謂橋梁王政之所
有事也徒在缺而子產譏川梁墮而單公刺蓋不

講於時久矣公獨能急人之病而閔閔於是人信其以佚道使也是以倡而人爭應之役人而人不取愛其力其眈夫耽耽而居飽祿以嬉於人之疾苦阡危湯不加省者何如哉然則觀公於此而其他政可推已公名台蜀之內江人以任子起家晉安慶府別駕以去其用蓋未艾云

式好堂記

金陵評事街多間右之居而莫久於歐陽氏歐陽氏多材良而莫賢於汝和汝誨兩翁先是愛溪翁

嗜書史敦孝愛嘗手拊三弟咸有成立其雍睦爲
里中第一兩翁世其風老而彌篤年七十餘廳眉
鶴髮相差肩以行見者豔之翁嘗稱曰我輩丁盛
時蒙先業兄弟怡怡墳奏而篋應此三樂也於是
構堂三楹爲游息之所堂右爲室室後有閣曰雲
住左爲宴園園有齋曰聽秋亭曰愛日堂曰問月
兩翁歲時率三子具豆邊燕樂其中而眉其堂曰
式好曰吾以紀二世之美而爲後瑱規云久之三
子者與予秭相講已又婚相媾也則委之爲記余

惟斯干之詩爲周人考室而作豈無他吉祥善事
可相願望者乃獨以兄弟式好爲言其鄭重如此
兩翁居恒見無常父衣無常主眠昔楊津汜毓輩
方駕而不啻過之旣無失詩人之旨而居有疏堂
之庇藉有喬木之陰升高而凌雲覽天地之奇變
持杯而据石遺氛埃之溷濁所爲式序先業於續
妣祖築百室爰居爰處者得無似之乎且三子嫺
詩禮遊辟雍朝斯夕斯從容和孺與維熊維羆無
父母詒罹者又有合焉何斯干之言多與兩翁類

歟無亦兄弟之愛根於天性卽去之二千載有不
謀而合者歟繇斯以談翁名堂之意遠矣古者爲
學校申孝弟士靡一日去於教而又月書歲計以
旌其勤匡其不率於時比屋可封卽有悍寒不逞
之人亦無自而發晚近世薄義而趨利兄與弟若
奕棋然小不如意輒勃蹊而相稽微獨教衰使然
亦由無卓然敦睦之行出於其時令見而知愧故
也夫君子之行道非必在勢處顯而後然居於家
使少長知禮讓而不爭壯者績行而種學率軒張

而借之大道此傳所謂是亦爲政者非耶兩翁是
已歐陽氏之孝友業有聞於人自是益繼繼繩繩
令承其名覩其跡者低徊俯仰想其風猶行誼至
於愈遠而彌新則斯堂之名於世豈有既乎予故
樂書之亦以爲世勸也

五岳園記

若夫排層空駕遙峰高出星漢之上坐馳人寰之
表五岳之奇乃天設也然亦有基累九成雲幾百
里極玄功以壯址殫山林而崇構此所謂玄區得

之神匠大地繇乎心造非夫曠覽之士忘懷畛域
之中得意形骸之外惡能與於此乎榆林杜日章
今之名將也杜自遽侯清靜績最晉陽元凱淹通
胸藏武庫君起近代實允厥宗夙以貂蟬之英抗
煙霞之志乃 國恩縻之於前家聲系之於後青
山白雲常在夢寐因嘆曰羊祜日遊峴首吾未之
暇也築土以象東山吾其爲康樂乎於是五嶽草
堂作焉庀工程力疏鑿控會不易舊區別成遠趣
南曰峒嘍洞金簡玉牒髣髴見之象衡山也西蓮

花庵三峰縹緲象華岳也草堂之前鑿石爲池曰
天中館象中嵩也東北迤西曰蓬玄閣太乙樓二
翼八山吞吐迴合象岱恒也總之怪石森列或立
或仆堆阜竅穴委邃突怒夫以宇內名山所推者
五宗炳圖而不能遊李固遊而未能盡君乃千巖
萬壑覲縷簇縮一瞬而得千里一拳而當五山坐
使幽遐環詭之觀不鞭而來無脛而致斯已異矣
或曰君駕四牡鏘八鑿所至變氛稷爲祥光馘梟
獍無留跡方將立會表於高阜敞和門於大荒令

若敖慙其六萃蚩尤劔其五兵洸洸乎睜穹廬而
震高闕也胡區區一丘一壑間哉余應之曰沈滯
者志壅恬曠者業弘况乎留連觴詠寓兵機之淺
深指畫山川得地形之要害潛養而深畜必此階
之異日者獻凱雲臺飲至宣室紫綬曳地金印如
斗卽謂茲園爲君之土山峴首其亦可也是役也
其用雖小所明者大非余紀之曷示後人

棲霞寺修造記

金陵名藍三牛首以山名弘濟以水名兼山水之

勝者莫如棲霞古高人勝流率棲迹於此自明僧
紹扈謙徐鉉以來湮滅而亡稱意江山雖在而昔
賢往矣幽巖寂寥殆有鬱而未發者耶嘉靖中殷
公邁萬公表陸公光祖聯轡而至愛其山深木茂
泉甘而石峻於學道者爲宜於是迎禪師法會居
焉時復得興善者相之都人士各出其力成就廢
闕居民亦稍以侵地來獻迨今四十載會旣化去
施者不至巖石草木爲之索然頃釋僧定以道價
傾一時觀像宇圯壞擬爲興復意之所至不督而

集中常侍暨公祿劉公海党公存仁等爭以檀施歸之而王公壽綜理加毖首於千佛嶺三聖殿大爲賁飾工未竣也會客公仲者卧疾夢神僧拊摩宿痾如脫問其自曰攝山客心異之入寺尋訪感諸緣會應如决川故三殿曰大雄曰天王曰藏經力任修葺以伽藍祖師二殿翼之沿故鼎新因毀成妍於是高薨靄以雲屬真儀揭其日麗荒榛灌莽之間丹堊炳煥卽天帝釋宮不如也聞者以爲勝無貴賤皆往觀焉或謂真心本寂色相假名奚

以是區區者爲余惟心無不在巨而大地細而微
塵皆是也辟諸羣木生氣充足枝條花葉長短纖
穠無所不可譬諸百川原委有自江河洲渚流徙
轉輸無所不到豈可妄生取捨執輓斷爲上乘謂
造作非佛事哉故下士滯有而迷空中士著空而
疾有孰如憑相寄懷因敬生悟庶幾弱喪而得大
歸也况茲山巖泉含絕世之美自是結搆莊嚴與
弘濟牛頭相映發於江表諸君子之功大矣余自
罷歸累憩於斯尋徵君散騎之迹灑然而樂之新

舊任持請次其事於石嗟夫士之懷琬琰而就煢
塵者其有待於人豈不猶此山哉是又可臨風而
一慨也

嘉善寺蒼雲崖記

蒼雲崖奇石綺錯爲都城最顧閣頽於前勝掩其
半新安張大晉率同志改建於崖之左方於是陰
翳刻露諸巧盡出而閣踞高以臨下林壑空入深
秀挺特於恬曠者爲宜先後糜金錢二百緡有奇
工始萬曆丁未秋明年二月成瑯琊焦竑集諸名

勝燕而落之因著其事刊於樂石

遂有亭記

晉安董君崇相爲南計部時所治倉庾在城西北
陬地有金陵寺寺後高不三四引而股趾盤礴甚
大旁占數墟俗呼馬鞍山隱蔽松檜蕭然清絕市
喧蔑有至者崇相以職事之隙策杖攜酒徜徉其
上往往久而不能去因卽其地爲亭以覽觀江山
之勝而名之曰遂有以謂地因其舊而亭之自崇
相始也亭成而其地益勝放懷高蹈寓目而靡所

不適仰瞻鍾阜旁，
眠谿谷勢雄氣秀若躡虎豹而
翔鸞鳳，各效其技於几簞之下，
而風帆浪舶出入於江濤浩渺，
煙雲杳靄之間，皆不出戶而坐得之，
何其壯也！斯時崇相以會計爲職，
方嚴簿書課米鹽，東胥吏日汲汲不暇，
乃能擇地之善者以寄其耳目之樂，
非獨忘其煩且勞，又將有以自抗於埃
埴之表，其意遠矣！都城以遊觀名者，
不下數十，未有及馬鞍者，自是履齒日集，
觴詠遞作，荒榛叢薄之區，一旦而發聞於時物之興，顧不待其人也哉！

以此推之嵯巖夔絕車馬罕跡之地爲人所不窺者多矣豈世之負奇抱異者率深自闕匿非得夫冥揆篤好之人不易與之接固其理耶崇相進而有人才之責其辨於此審矣周生知常以崇相之意間求余爲記輒并及之生能從崇相遊其作斯亭也與有勞焉蓋不問可知其人

普德寺新建華嚴樓記

華嚴樓在城南普德寺佛殿之右偏崇岡疊巘環繞掩映風林雲壑平曠邃密其中琅函寶笈夕梵

晨鐘凡叢林所服用寺宇之亟需者十具七八矣
於是諸檀越輩詣余曰普德爲金陵名藍頃禪講
寂然僧之往來誦習者靡所栖止釋如果者始建
樓五楹延名德講授其中飯糲流三年是時遠近
聞之富者輸財貧者輸力藝者輸巧棟楹翔空雲
煙蔽虧萬衆歡呼聲應山谷糜金錢千緡有奇八
閱月而工竣更爲無遮大會落之而屬余爲記竊
嘆世人持左券取寓物未可必得其爭毛髮之利
也如頭目腦髓涉湯火蹈白刃有所不辭師意之

所到淨財雲涌不脛而至未一載間釋梵天宮談
笑而就此無異絲凡一切法惟愛故壞惟捨故集
以彼裨販如來者攬十方僧物以爲己有不旋踵
而禍敗隨之師衣取其麤者食取最下者勞心苦
形一以接衆飯僧爲佛事堂宇旣成居之食之浩
然如江河之無極至者必納嗟乎苟存是心鬼神
歸之矣况於人乎師勤苦真朴不立文字眠夫綺
語高談凌跨方等者誠有所不及至於人我相際
利害在前蓋有不容僞者矣以此知言事易成事

難成事易無欲難藉令士大夫之欲有爲者能率
是道其功用可勝言哉是不可以無記若施者姓
名則具列於碑陰

明道書院重修記

明道先生爲宋儒理學之宗往主上元簿流風善
政藹然被於鍾山淮水間至今謳思之不忘淳熙
劉公珙祀之學官朱子爲之記久之改築學使者
廨西楚耿公定向嘗大修葺之後若干年圯而不
治頃萬曆壬子熊公廷弼至覩其湫隘弗稱尊賢

造士之意謀於司空丁公賓納言吳公達可輩捐
貲創爲之不三時告成且以學使者孫公鼎至耿
公定向九人者拊焉齋祭有所講誦有堂俎豆有
度賓位有序皆因耿公之舊而拓之巖巖翼翼壯
偉閎麗於是縉紳逢掖來遊來歌歡喜道說以得
學其中爲快而熊公乃使余記之余惟學者求復
乎天理而已而載籍罕言之獨樂記曰人生而靜
天之性也感於物而動性之欲也物至而人化物
又躬天理滅矣余謂反躬者反乎人生而靜

之初也先生獨契於此嘗曰天理二字吾體驗而自得之而推以教人必曰觀未發之中嗚呼微矣夫人之四肢百骸人倫庶物皆天也人知人之人而不知人之天故欲肆而理微知人之天斯能知性善知性善斯能誠意正心修其身而天下治非治天下之難動以天之難也先生正己率物惟天之師故所至安其政而樂從之遊卽新法之爭舉朝爲忤而天子亮其忠用事者感其誠斯非學之驗歟先生於上元均田賦興水利簡獄訟導良拒

淫爲惠澤甚渥余嘗行湖熟大浸茫然而獨稱程子圩者亘數十里無少罅食土之毛者蓋六百年而若新君子之盡心民事如此豈自待者厚而所垂者遠歟抑誠之所爲不自知其然者歟不可及已九先生之爲人不必同其修已教人無媿於先生可知也熊公慕伯子之風而襲九先生之遺跡其志之所存抑又可知也祠之建置不足爲數公之有無然後之人徘徊企仰有緬焉不可及之歎則於世教不爲無助九先生行事載京學志不具

論熊公戊戌進士楚之江夏人其功名方鵲起未艾云

陽明先生祠堂記

孔孟之學至近世而大明如日之中天非無目者未嘗不知而仰之則陽明先生力也先生自謂其學凡數變蓋從萬死一生中得之是豈可以易易言哉今先生之說盛行於世而尸祝之者幾遍宇內獨金陵京師首善之地先生爲太僕鴻臚卿於此者且六年都人士沐浴膏澤沾丐芬香者不少

矣而顧無專祠以祀之非缺事歟頃歲紹興周海門公以符卿攝京兆士大夫樞衣問學者無虛日其所推明闡繹率先生意也爰念居游無所而瞻嚮靡從非所以興學乃擇高敞燕閒之處畚壤測泉而大葺之經體面勢言言噲噲不大變徙而祠適成當是時京兆黃公繼至尤嘉公意而相其所營於是斲削丹雘之飾煥然完富而士以得學其中爲樂相約而詣余請記易曰形而上者謂之道形而下者謂之器余觀先生之始也其爲慮深嘗

示人以器而略於道俾守其矩矱而不爲深微之所眩然使終於此而已學者將苦其無所從入而道隱矣乃遴一二俊人時以其上者開之如所謂無善無惡者是已至今昧者未隱於心而大以爲先生病孔子不云乎我則異於是無可無不可不可者卽善與惡之云也究且舉意必固我而絕之則空洞之中纖微不立而何善之可言乎無美者天下之真美也無善者天下之至善也是非都捐泯絕無寄而變化兆焉此道之窾係而名曰大

本者也不此之求而喁喁然枝葉之辨譬於執糟粕而棄醇醪惡足以與於道哉夫爲學而致道猶掘井而及泉泉之弗及卽九仞何爲也先生起於學絕道廢之餘處困居夷矢志必得以彼磨礪鍛鍊如木生嶽巖奇蹇之隈欲透復縮而非干霄摩雲則弗止宜乎明旣晦而續不傳其所成之偉如此也學者有志於先生之爲人不可不求諸學有志於先生之學不可不求諸道苟其以語上爲諱而安於日用不知之民甚非先生之意而亦非符

卿所望於諸君子者矣余故備論其事令學者究先生之微言而不爲咻者輟庶斯道之明日伸月引而載符卿之美於後世其亦將亡窮也哉

瑯琊寺悟經臺記

蓋聞菩薩轉輪生生世界如來說法萬萬恒沙故知人代遷流性靈不改雲駛而月運自如薪滅而火傳無盡雖形氣轉續千變萬化達者盼之直老少旦暮之間耳是以易繫目之遊魂華嚴比於湍水運法航而拯溺懸朗鑑以燭迷而或乃倡言神

滅著論無鬼茫昧三世恣睢一生棄大道之津梁
投無涯之罟獲不亦悲乎瑯琊寺悟經臺者廬陵
劉公感張公安道事而作也張公以端明學士出
領滁州一日入開化蘭若宛然舊遊回憶前世手
寫楞伽棲於梁間工甫及半因梯取之足成其文
世稱二生經者是已公自是每以經首四偈開示
所知且屬蘇子瞻氏書而梓之達摩所持傳爲心
印者復盛行於代至今五百餘年舊跡湮淪鮮復
知者劉公以太僕卿兩歷是邦詢訪遺蹤觸發新

得乃築斯臺以識其事是時曾儀部輯楞伽宗通
適成因刻置於斯以垂永久而委余記之竊謂楞
伽寶經爲西域之秘奧東度之先鞭就四諦之中
闡單傳之意譬彼枝川入大海而同味又如羣彩
至須彌而一色徧周沙界不壞無爲濟導羣品無
緣自若固慧業之總持法門之淵海者矣而劉公
獨能融宗教爲一致洞古今其如覲堅固善本具
足檀那假有作之經營爲無生之津筏往來倏爾
示三世之無常締構巋然資十力而彌峻殆天俾

激揚一大事於豐山釀溪之間非偶然也自是令
環滁增色貝文再曜禪誦爲羣輝動巖壑挹庶子
之波瀾清禪人之風韻閱繹故事嗟詠前生從容
賞會而去安知無迎慧刃解疑網脫迷方歸正轍
以慰公之心者出焉爲茲臺重也公名日升萬曆
庚辰進士曾公名鳳儀未陽人癸未進士兩公爲
斯道金湯卽一事可槩見云

焦氏澹園續集卷之五目錄

書

答顧中丞

答沈龍翁閣學

答趙侍御

答于宗伯

又

答任給諫

答楊侍御

與茅句容

答茅孝若

與王醴陵

與蘇眉源

答臧學使

答臧兵使

答薛鴻臚

答王中丞

答許繩齋

奉王忠銘座師

答金寧國

答黃少叅

答王兵部仔肩

答管東溟

與金思馨

答俞定所

與金觀察

又

答張伯起

答王仔肩

答蘇撫州

答朱鬱儀

答宗常吉

又

答程渾之

答羅給諫

又

答汪仲嘉

答馮少墟侍御

焦氏澹園續集卷之五

書

荅顧中丞

夏初舟抵淮揚間矯首以望輒有天際真人之想
恨不能奮飛也抵家始聞尊夫人之變與卓吾議
遣人一奉慰趨起未行乃爲門下所先益愧歎不
自安矣僕以懲直積忤權姦借名文體指他人所
取者以爲僕罪一時朝紳率有嘻其甚矣之嘆然
召釁自僕不敢怨尤也緬惟戎馬郊生運籌無主

如門下者尚使之高卧東山特事可知矣幸 九
廟有靈 宸衷天啟姦黨既斥議論漸清門下還
軫中朝握樞秉要旦晚可必僕闇陋非適用材頃
日講求竺乾之旨爲此生歸着世事焚焚非所敢
知偶及之耳使還草草謝復餘容專候不備

荅沈龍翁閣學

明公清忠亮直表儀四海卓然令蹈正者有所稟
而懷衰者知所畏孰不仰之慕之况某謏劣嘗竊
奉教於左右其爲傾跂倍可知已第廢斥以來杜

門省譽惟終獲矣於君子是懼此某之旦夕惶悚
而不敢自寓於書也顧辱明公不鄙賜之教尺察
其去國之非罪幸夫公論之方明俾某積歲沈寃
立爲昭雪蓋大賢元老之言世將以卜其人之輕
重焉而非可以尋常妄得也自今以往卽終老巖
穴其復奚憾感荷之深莫知所報惟冀精調茵鼎
贊國休明僕願同一草一木之生以向榮戴吾
君吾相之恩於沒齒而已有言不盡諸惟垂亮幸
甚

初學集卷五
答趙侍御

僕違遠門屏幾易歲矣曩者羣姦黨比國本幾搖
僕徒以苦口折其萌芽至爲所深忌特假科場事
擊去之僕去而所謂憂危徼議者出凡以嘗試人
心而爲之端也當是時人心洶洶不知是非之所
在迨明公一疏主上震怒褫其尤者數人世始
曉然知忠邪曲直之辨而國是因以大定何盛如
之識者以此大服明公而并信僕向言之非妄僕
雖老死林壑其亦何憾頃明公振鐸而南僕舊同

館閣之遊而又在部內一人之數辱明公在臨其
廬且加禮焉第以罪廢之餘不敢從薦紳末而一
望顏色以自壯明公其亦有以照容之否江南文
獻奧區法弛士恣至倍費明公之心力然范型在
望自有潛爲格心易慮者僕伏在下風但有企仰
而已參承未期使還輒布其區區一鳴謝悃諸惟
厚自攝以慰瞻仰不宣

荅于宗伯

某樸樵辱在門墻之末顧不自約敕積其狂斐至

雁斥逐以終負門下屬望之厚每一念之愧汗浹踵雖仰夙眷未能躉忘不敢以竿牘通也乃荷門下不鄙手書鄭重副之佳集敬函伏讀慙感交并言曷以喻某向於琢菴公所抄得門下詩二冊冲融和適卓然大雅之音猶以未覩其全爲恨今幸手全刻讀之心開目明不啻日侍函丈聞警效之餘也幸甚過望不可言古之君子出則杼謨矢音潤色大猷處則著書明道模楷後進門下兼之可謂甚盛第時事日新國論靡定殆聖哲所馳騫不

足之日也未知門下能安卧東山否某齒髮漸凋
壯心都盡豈復能稱驅策之百一惟跼伏嚙齧拭
目以觀相業爭詫於鄰翁野老爲願足矣王比部
人還率此占復并謝誨函之辱未侍側間伏冀厚
自攝以需簡召不宣

又

薊門僧持手教見遺言還日當取報書尋往維揚
姑蘇至今未回也王比部至再蒙手札益深感愧
某少讀古人詩嘗心好之苦白首程文不得一染

指爲快迨幸廁一第又迫無聞之懼不復能分心力於此矣間有一二應酬語殊愧不工然不敢不呈於函丈之前惟一笑而置之幸甚荒裁率畧不能百一仰惟垂照不盡

荅任給諫

別久矣施丞之便稍抒積懷之百一輒辱手教見荅不任浣慰吟諷迴環不獨仰見不鄙之至意而丈之曠懷朗識超然流俗之表亦略可覩矣古人勲名赫赫在蓋壤間得時而駕亦所願也然揆以

性分猶爲浮雲彼妒前賊善毀人自全者直蛆蟲
糞壤耳宜不足動達人之一盼也弟齒髮漸凋世
念已盡顧結髮向道以未及登太山瞻闕里爲一
欠事倘數年之中未填溝壑必償此願與吾文把
臂劇談當自有日耳風便草草占復未聞伏冀若
時保練以副馳仰不宣

荅楊侍御

古有聞風而相契不介而自親者其臭味似也僕
淺薄無所能解之人乃明公望實巋然表於朝著

顧奚所取焉而齒頰之餘每形獎借蓋明公好士
兼容並包不自知其踰溢而僕愧無以承之耳白
門一奉顏色未獲悉領教私更辱手書腆賜自遠
而至捧誦再三至引羅先生之言以相况甚非其
倫也感怍兼懷言曷以喻頃士習剝敝甚至羣謂
有司干與訟事者徃徃有之坐敷教者主在寬之
議浸尋至此計明公必有以振之若夫正文體崇
經術又其後矣恃愛輒僭及之伏暑方驕惟倍加
保練不盡

與茅句容

聞句曲興開河之工計門下欲通商惠民甚美意也但其關係甚重有未可輕動者金陵三面長江惟東面一方爲來龍今朱家巷祖陵與孝陵及都城百萬生靈命脉繫焉國初嘗命成山伯李新開河於此以便吳越之運尋慮傷殘地脉卽爲罷役故遺跡至今任其湮塞非力不能誠慎之也往朱鑑塘公以鹽商告開間一議及聞前說乃竦然而止夫所利者一二之商人而所害者國家

之大計且赤山爲南都鎮山古名丹陽者取此今
祖陵相去里許椎鑿者日數百人所損不細往始
皇以金陵有天子氣鑿淮以洩之今豈宜蹈此項
采鑛者徧於海內主上以南都陵寢重地獨不
敢動况以不急之務而爲無窮之害乎有懷不敢
不告門下爲國爲民必能虛心以籌唯便之從也
草草不盡

荅茅孝若

辱損教札獎借踰溢感愧不可言諭及長公論著

甚詳且覈捧讀佳集澄澹而精美奄有儲韋溫李
之致又目所未覩矣敬服敬服僕少不嫻文詞只
嗜古人之書含咀其言思其道而未有得也故未
敢與人論文况英英如足下漸過庭之訓譬之海
若而問水於河伯祇爲笑耳然來意不敢不報僕
觀唐宋之文莫盛於九家絕非近代詞人比也韓
歐曾之於法至矣而中未有獨見是非議論未免
依傍前人子厚習之介甫子由乃有窺焉於言又
有所鬱勃而未暢獨長公洞覽流略於濠上竺乾

之趣貫穿馳騁而得其精微所謂了於心與了於口與手者善乎其能自道也裕陵評李白有軾之才無軾之學可謂具眼至子由直謂有文章以來無如子瞻者真千古之篤論但未易爲俗人言耳老易名理之淵藪晉人以爲談柄非他經比二解故應獨優公渡海幾葬魚腹曰吾易書論語傳未傳也可必不死自信如此論語解求之未得觀子由論孟拾遺則又有孟解未見也詩文秘閣宋刻十卷十數種頗欲抄出會粹爲一編以拮据史事

未果亡何而以譴去國至今念之頃僕所藏洪熙
御府本一抄出閣本外集一閣本尺牘一長短句
一世行江右本分前後續別是宋集之例但先後
復出又多雜以他人之作和陶擬古九首大悲圓
通閣記本子由作見欒城遺言虛飄飄三首公與
黃秦倡和見少游集驢鄉記擬王無功醉鄉記而
作今並屬子瞻代滕甫辨謗書王銍謂是其父作
王公四六話備載其文與蘇集微異耳此作或子
瞻所潤色非盡出其手也如此之類殆多有之足

下更考訂而是正之爲望洪熙本總爲一集盡去
前後續別之名以諸體爲序較是妥當而舛誤亦
自不少外集往往有出於二本者又分卷最爲有
倫如題跋一類遊行詩文書畫等各以類從志林
仇池筆記多散在其中鄙意以武王平王始皇諸
篇歸之論部餘一依其例可也李比部志林問之
尚未還荅倘真至百卷之多當爲別本耳尺牘閣
本可謂精備稍有別見者兒輩復增入之殆前此
所未有也詩餘增入者亦多并奉去統候裁擇艾

子與雜纂雖出諧謔尚爲有致漁樵問荅等不足道矣指掌圖決非蘇筆然自是要書有新刻乞寄惠一部此自可孤行不必附集也頃兒輩疾甚信筆裁復殊滅裂統惟垂照不盡

與王醴陵

久不聞問日切馳系足下近補星沙知爲政風猶復藹然被於瀉山淶水間矣僕灌園之隙時以墳籍自娛卽口衆食貧難於爲力然曲肱飲水亦差有味大率如儒生原未入官而已許觀甫奉訪之

便聊繫片言未間惟爲蒼生自愛

與蘇眉源

得泰阿丈書知其向上機緣卓爾現前非一時意識不行情塵脫落何以有此真爲之喜而不寐也得此欄柄則蒞政臨民無不頭頭是當譬之甲第得主人自知戶庭譬之律呂得本色自成宮商雖非於平常日用有所更動其精彩更不同耳

荅臧學使

負痾屏居不復相聞問久矣忽承教賜遠及知鄙

薄尚辱記存可勝感愧學使爲薦紳所欲非爲其名位足豔也先師耿恭簡公言平生於此官得力甚多蓋言動進退之間衆所屬目進修有自不容後者以此知自學教人非兩事也足下褫身臨政聲實蔚然意自是當更有進步耳不佞錄錄送日無所比數獨駒陰之隙時從卷帙中追古人而與之游不敢以老病廢學也流覽之餘編蒲采苓差足自老世事豈復入夢寐中惟佇觀足下有所建豎爲巖居慰耳草草謝復諸惟爲道自重不宣

荅臧兵使

門下抵任欲日月矣僕荒墾并薄田在和州寔部
內一人之數分應申賀於左右苦次兒臥疾經歲
拮据未有起色坐是不能遣一力奉候顧煩專使
以教賜存之捧領之餘可勝含愧徐潁之間姦人
窟宅頃河工稅使又重毆之安瀾之中伏有駭浪
計非門下長材遠慮不能消之在加意而已僕齒
髮半凋世念都盡豈能復驅策爲壯年調度幸謗
談稍息得安意巖栖力耕課讀含戴 主恩至於

滋齒分願足矣來諭非所敢承使還草草謝復請
容嗣布不盡

答薛鴻臚

承專使遠惠手尺并名花珍况物意兩重鄙薄何
以承之領次但有感愧西原先生鎔裁九流模楷
來學吾丈遠紹其風何異康成之有小同審言之
得子美也不佞傳癖書淫成於結髮然性昏質下
垂老無成今且一切謝去之不爲理矣獨向上一
着不淺望洋之歎讀令器之言彌生感奮承命邊

爲傳草以往篇中直書原語以令器超詣之言自足不朽不佞不欲沒其實耳幸教之名花品數太多遂令貧居一旦增采異日春色藹然把酒對之如奉清揚也草草誠復諸惟善自持以需遠業不盡

答王中丞

使至再辱教賜并石刻之况展讀之餘風華輝映霞散雲流令人把玩不能釋手何其奇也卽德門盛美非藉此以傳而詞翰并麗自足增秣林一段

佳話耳但僕之惡札亦廁其間可爲含愧雖然譬
諸貴人燕樂傾銀注玉眩人目睛而雜以一二陶
匏又如冠冕佩玉之人紛然盈座間之采苓編荷
者流以相爲揖讓或亦足以粧綴景致而不可以
爲病也明公之意其亦出於此乎一笑使還草勒
謝復諸惟爲時崇護以副倚注不宣

答許繩齋

久不奉起居之問承教賜遠至甚爲感慰金陵觸
處可供眺聽雖弟不出戶庭鍾山青溪坐臥可對

偃仰泉臯以慰閒暮意味殆不減市朝時也兄其
無過念李君持論不無過激要其胸臆間語故自
足存若其行如冰雪尤弟所服膺吾兄異日當自
得之悠悠之論殊未足憑耳茅山在句曲郭門兄
倘以事至遣一力相聞當與兄劇談於積金華陽
之間亦一快也

奉王忠銘座師

放斥南還幸得老師相依歸未幾老師以高蹈去
國悵悵然殆無所之非獨一時離合之感也奉別

以來時事益難着眼老師巖居川觀待時而動明
哲得於幾先出處光於前輩載之史策當爲千古
美談豈但門人小子奉爲矩矱而已哉門生閉門
卻埽之餘偃仰林臯流玩典籍雖室乏兼辰巷寡
輒跡而自適之味亦差不薄陶詩不云乎何以解
吾憂在古多此賢老師聞狂斐之言當發千里一
笑也莫徐聞晤於金陵得詢起居之槩不任浣慰
施典史行草勒附候施爲楊復所先生門人亦與
門生游從最久冀推分教督而培植之至感諸惟

若時自厚以需簡召不備

答金寧國

承教札遠及且垂念僕骨肉之慘開慰拳拳捧誦之餘可勝感惻頃酷罰洊至自是修行不力之報然此大圓鏡中从生去來不啻如過影然知道者非其輕視之蓋世有親溟渤之全而謂一漚之起滅能爲罣礙者未之有也僕誠不及此聊爲門下述所聞耳東南水災異常昔所未有門下焦勞拯濟心力備至與姑孰余丈爲士民所共戴以二丈

學術皆有本原推之作用自與時流霄壤如此接
境得良二千石二人部內咸知感頌然未知甚爲
難得也

答黃少叅

古城數日相晤目擊道存真使人意消至今每一
念及如清風颯然生於懷袖間也歸來紛紛不能
一申謙悃顧辱教賜遠至捧讀愧感學道別無奇
特只是休歇貪癡直下便歸家鄉更有甚麼事來
諭欲覓元始真性了不可得已是一句道盡乃復

有煉之又煉等語意是爲弟鈍根而發非吾丈胸懷本趣也。府公父子弟之舊交，但昔人云時異事背，安能必其心然不敢不爲丈一及之，使還草草附讞諸惟爲道自厚以副瞻仰不盡。

答王兵部仔肩

相別雖久，時聞向道之切，輒復忻然。所謂千里同風也。頃辱手教，真愛雅志溢於豪楮間，不任感慰。吾性空洞本無一物，只是自生意見，捏目生華迷頭認影，轉覓轉遠。今欲深入知地，別無奇特，惟取

從前一切知解盡情休歇直下便歸家鄉更有何
體可透何事不了同志者好爲苟難言及此等輒
生疑賊挺然一往摧鋒單刀直入真難其人也足
下勉之僕病臥日久絕無世念見諭山林朝市本
無分別僕亦自知但老病侵迫子女牽纏欲寸步
離郊鄉井爲時馳驅殆所弗能矣語具子先報書
惟諸賢念之不盡

答管東溟

老丈之愛弟至矣向兩辱手札皆不取報而去又

弟杜門郊埽無便郵可達輒因循至今丈猶不加
督過開示者益疊疊焉何可當也弟結髮嚮學垂
老無聞自顧摧頽怖心轉切坐本命元辰未能了
了雖吾性自足而情塵未淨一毛千里一旦歿生
至前何以抵敵故於平生之虛見戲論深切悔恨
譬之心痛之人自不能作閒語理閒事耳非敢獨
懈於丈也丈嘉刻種種閎瑰瑋創未嘗有之見
開不敢開之口讀之如汎滄海登蓬瀛可謂大觀
矣弟尚願丈以切要一言密相指示俾弟無終迷

焉蓋丈欲集儒禪之大成所括者廣而余苦心性
之未徹所求者約分量異耳宇內寥寥真參實悟
之人了不可得何時合并乃究此間惟爲道
自力不盡

與金思馨

門下德擅一鄉壽開七袞古之稀有者於今獲覩
之可勝欣抃不腆之文聊以布賀憶公六十時鄙
文會具列善行然公和平真至非矯以爲名者此
又諸善行所自出也故更爲發明之新安山峭拔

而水清駛其人喜爲奇節以自見乃公獨以和平
真至出之故僕覩新安之士不可勝紀敢以公爲
無兩者以此然言亦何能爲有無徒以抒情愔見
企仰云爾薄儀奉爲稱觴之獻惟不鄙而麾頓之
至感

答俞定所

別久矣雖無由瞻奉而馳仰拳切未之有懈頃承
手教知吾兄好學久而彌勵令人歎服弟於世路
抹撥得專意已分覺有稍進步處蓋向以誤認知

見爲家珍觸塗成窒宄所不免昔求開明今務銷
隕雖未必水窮山盡而用力則異矣讀圓覺一編
論我人衆生壽者纖微未淨猶爲命根不斷可爲
悚然吾兄於此自信如何幸教之周生明快有志
趣吾兄有與共學者此一樂也偶有陰符解友人
誤以災木湯呈覽正諸惟爲道自厚不盡

與金觀察

曩辱名賢儼臨敝廬爲之生色命駕高風無遜古
人而僕則缺然無以堪之且感且媿頃門下所詣

沈園集卷三 卷三 一三
愈就平實舉向時英華果銳之氣一斂而爲夷粹
非深造自得何以有此砥深嘆仰而已頃聞下車
未久苞苴之吏望風引避政蠹民害不肅而清此
以知真儒作用自倍尋常萬萬也鄉約一事近雖
成套而行之得人自是要事僕友陸仲鶴行之江
右一時盜息民安識者以爲陽明先生後財一再
見今以其原稿呈覽倘可備采擇否久擬躬致賀
私緣老病侵尋咫尺自圉特遣小僮代布區區不
腆之將統希麾頓諸惟爲道自重以前徵拜不宜

又

鄉賢原屬盛典近惟財勢者始得送入至有卓行君子往往厄於貧而不得上達甚非崇獎前賢風厲來學至意頃門下倡明理道嘉與同志如太平杜了齋質繁昌夏雲峰廷美皆行誼卓然貧不能自達者也幸一留意杜了齋向會面言之其事行俟邵果齋上謁時具悉今以雲峰傳奉覽雲峰舊遊天臺先生之門曩留都建理學祠亦奉其主入祀矣并以附聞不盡

答張伯起

久未以片言上候起居頃望亭僧持老丈手書大
作見貽捧讀且感且媿不自知汗之沾衣矣憶丁
丑歲與老丈方舟而南見諭自此不復更出意爲
一時有激之言不謂丈自遂其高其果如此世之
染指仕途知難而退者人猶以爲賢况丈鴻冥豹
隱竟與黃勉之孫仲可張愈光諸人高蹈於子墨
客卿之林又奚有於區區腐鼠哉弟少於丈十餘
顧蒲柳之姿摧頽已甚如丈者杜陵之筆有神

江淹之才難盡名書偉撰日出而愈新殆天縱之
爲執圃之重非偶然也何日拏舟吳門一聞清論
以洗憤憤吳君行率此附言一明嚮往諸惟厚自
攝以慰馳懷不盡

答王仔肩

解司城至領教貺甚感記存僕頃踰七而齒髮半
凋諸念盡矣世事自有擔荷者枯槁寂寞之人只
如空山老衲擔柴運水自煮自喫爲自了漢而已
石簣未勘破而歿直是可惜智者以性奪修成無

作行而外索者徃徃失之古云善惡二塗皆勿萌
心能障智眼障去則足下所云杲日中天有目共
覩者可得而言矣然此未易爲俗人道也舊日大
參多轉卿寺者若得就一南缺共相商究其樂如
何草草附復并謙諸不盡

答蘇撫州

使至辱手教拳拳捧讀感媿三復善詞備見所詣
精進蓋我卽是道而昧者失之愈求愈遠古德言
拋家失業向外邊走殆無人不老老丈一眼覷破
自此舉足下足無非道場洒埽應對皆爲精義取
之左右逢其源何樂如之昔李漢老言着衣喫飯
色色仍舊旣無拘滯之情亦不作奇特之想已是
千了百當語大慧復詰之云仍舊處莫更走作否
不知着衣喫飯處如何走作真爲無風起浪矣泰
阿丈時有書相聞所見日益真確同社有此兩公

真斯道金湯也別冊本無可說湯書古語數則聊
爲遮眼耳不盡

答朱鬱儀

僕於門下卽未獲承顏接詞乃覩華音而思美度
開篋笥以擬心神注仰非一日矣曩使中州過西
亭中尉之家觀其藏書甚富而經術居其強半竊
嘆今世士大夫摘詞流詠殆不乏人而學知所重
如西亭者寧復幾人迨讀門下所著作無非易象
之指南春秋之流例爾雅之關鍵甚矣門下之似

於西亭也川塗相間恨未能踵呂安命駕之風參
東哲發蒙之論顧承手書嘉譏自遠而降感慰盈
懷曷可云喻嘗觀漢之劉向忠義垂聲博雅擅世
令盡其用有裨於世道豈淺鮮哉而竟齎志以歿
門下有向之長而不獲一試僕竊嘆之顧事功學
術古難兼美如門下之所得亦復奚憾讎比部還
聊附片楮一明嚮往冗刻數種奉覽不惜有以教
之幸甚

答余常吉

客歲得奉教累日雖朋輩袞袞然莫逆於心如吾兄與汪丈者殆不可多屈指也此道無日不明與行非得人擔荷而闡繹之終成汨沒如坐寶山日苦貧乏世人之迷徃徃如此故所望於二兄甚非淺鮮惟勉之勉之昨承寄惠詩經旁訓已領訖其人竟未取報書而去今因程鴻臚之便草草謝復

又

查雲州來再得手札知垂念拳拳可勝感慰楊先生語錄細閱一再過知諸君子深得旨趣乃能摹

寫如此益喜吾道之日明而楊先生爲不歿也中
有一二則僭爲刪去因語稍未瑩恐增未信者之
疑故耳批評恐不必只漫題數語於首簡未知可
意否刻成卽寄數冊爲望未間惟爲道自重不備

又

累承手教感慰不可言向諸友所記畧刪定附刻
拙集後今以奉覽今歲再讀兄所錄甚爲條暢乃
覺前者之未盡矣欲細看一過托貴鄉諸同志傳
之行者甚迫不能待遲三五日有友之海陽便當

轉上草草先此謝

又

寄示語錄甚爲條暢昨拙集後雖附刻數條然不如吾兄所錄爲詳備畧爲刪訂呈上可傳之同志以慰吾兄津梁後學之心也張康叔行已有數行并小集同往小僮行更作此風便不惜時見教

又

久不間問得來札讀之可勝感慰拙語本不足傳
于吾兄加意如此無非欲學者共明此事特借不

佞以相激揚耳故今不敢辭示來數則增入亦可
須兄檢示有重出者卽去之無致架屋疊床可也
使還草草附復并謝諸惟爲道自重不盡

答程渾之

客冬浪遊幸得聞諸君子之教喜幸不可言其間
最爲透脫穎出如吾丈輩者皆出於楊先生之門
益知學不可無師友而楊先生之功大也是道見
成悟入若甚易而保任則實難雖學如顏氏必拳
拳服膺乃可以與於中庸非謂其擇一善而止也

然不能拳拳服膺其所擇之一善則亦可知矣不
佞少微有覺輒猖狂自居至謂古語不足信久之
身涉其津乃知學問中自有此節次所云危微剝
復云者有一病必有一藥非漫爾也恨相去之遠
無繇盡質所疑信筆往此以當晤言頃老病侵凌
深秋多不能奉塵談矣未間惟爲道自愛

答羅給諫

去秋一晤甚慰積懷別後不能釋然者累旬而後
已兄才識俱高宜早爲世用而遲遲如此若弟則

衰遲潦倒無足齒錄置之無復道可也承委譜序
春初已具一草而無便可達第自視語甚卑凡名
家之譜豈宜以此爲弁幸兄一笑而置之頃手足
生瘍甚爲所苦先以稿呈上俟小愈可以搦管另
書一紙付顏生轉寄顏生是雲溪公之子方爲其
乃堂乞銘而來計非久可回也來賜非所宜承捧
領但有慙感使還率此奉復并謝諸不盡

又

竟從廿爲羊角從目爲羊目從儿爲羊足兂爲羊

故取莧陸之象莧音丸山羊也陸其所行之路也
猶鴻漸于陸之陸羊之行路喜登高緣險而山羊
尤甚九五比於上六在羣羊之中獨能自決而行
於中道比之四上可以无咎然猶爲兇類恐有濡
忍未決者故曰未光若往而成乾則爲在天之龍
不爲在陸之羊其道光矣此皆舊說攷說文莧從
羊其說不爲無據若莧菜實無取義更宜詳之所
論繫詞傳俱當辭占象變聖人就爻象中指出爻
象原爲揲著而設非揲著亦無取於爻象矣易道

深微雖孔子亦晚而始學之後世則如射覆然各以其臆測之雖其中有中不可謂之非易以易無所不在也雖然弟亦所謂射覆者耳唯老兄時有以教之

答汪仲嘉

令姪孫至領手札及雅貺種種感慰不可言吾人五十以後血氣日減譬之天人歷劫旣盈衰相自現此必至之數也僕歲苦瘡瘍積傷不已目昏足弱不復成步六月中復有次子之變睨者怪僕等

閒視之僕謂世爲苦海吾更加自苦可乎上者忘情下者不及情上與下則有間矣而不爲情累則爲猶賢乎爾晤言未卜聊往此以發一笑承委傳草草塞命幸改削用之餘惟保護以副馳仰不盡

答馮少墟侍御

自徐醫士南還一奉手札知道體康勝不任浣慰以南北阻絕不獲嗣起居之問但有嚮往之私耿耿胸臆而已頃奉教賜種種兼讀所刻諸編知丈開闡甚詳擔荷甚力於關中橫渠涇野之學可謂

有光不但能不媿之而已第於此事研求印證不
下五十年竊觀孔門獨稱顏子爲好學自顏子而
下曾子以力行入子貢以多聞入皆得一貫之宗
然其始也聞仰鑽瞻忽之語未嘗不以爲類於虛
無而疑之久而有契乃知仰鑽瞻忽卽在力行與
多聞之間只分悟與不悟而已夫業用曾子子貢
功夫但未知於顏子何如願百尺竿頭更進一步
切無謂其近於異端而疑之第一老友沈艾陵者
力以攻異端爲事至八十餘豁然有得未嘗不自

嘆昨非而今是也相去甚遠難於往復輒冒昧言之不罪不罪序稿草草呈覽附謝不盡百一惟心諒幸甚